



窗明風和



住在雲上的日子

崔姬娜



那天下午，坐班車回家。耳機裏放着一首很久沒聽的歌，旋律一起，像撞開了一扇舊門。

窗外的風景一幀一幀地向後移動，都是一些常見的東西，樹木、樓房、電線杆等等已經看過多遍了。忽然一抬頭，看見一朵雲。就一朵，孤零零地掛在天上，白得很乾淨。我盯着它看了好一會兒，也沒看出它像什麼。

小時候看雲，每一片都叫得出名字來。奶奶家的院子裏有一把竹製的搖椅，夏天午後的我總會躺在上面，搖椅吱呀呀地響，我就仰着頭看天。

那時的雲很多、很濃，擠在一起，一團一團的。一朵像小兔子一樣往前跳；一朵像小羊羔一樣蜷縮着身體睡覺；遠處有一座山，山上有一棵樹，樹邊大概站有人。我指給奶奶看，奶奶眯着眼睛和我一起望着遠方，說：「很像。」其實她可能什麼都沒看出來，但是她從不會拆穿我。

那時候心裏就有一個念頭，要是能飛上去就好了。去到雲朵上走一遭，看看是不是軟綿綿的，還是硬邦邦的。白天跟小兔、小羊在雲上玩，翻過了一座雲山，又看見了一片雲海。到了晚上再順着雲梯滑下來，去見一下嫦娥。桂花糕一吃滿嘴都是香甜的味道。我覺得走在天上應該会很柔軟，住在那裏的人都很快樂。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不怎麼看雲了。也許是因為功課多了，老是低着頭走路，忘記了抬起頭來；也許是長大之後覺得看雲是件幼稚的事情，別人都在忙正事，你仰着頭對着一片水汽發呆，算怎麼回事。或者說，習慣了盯着電腦看，已經忘了天空才是最大的屏幕。那些小兔、小羊之類的形象，隨着時間的流逝淡出了人們的視野。上一次給一朵雲起名字是什麼時候，現在已經記不清了。

班車依然在行駛。這朵雲也慢慢移走了。我



●小時候看雲，每一片都叫得出名字來。 AI繪圖

盯着看了半天也沒有想到它像什麼東西。它就這麼穩穩當當地走自己的路，不方不圓，不慌不忙。沒有名字，也不需要起名。可我就是挪

不開眼睛。它讓我想起那個搖椅上的孩子。她仰着頭，眯着眼，嘴裏唸唸有詞。她現在哪兒去了呢？她大概不會想到，很多年後的一個下午，會有一個人隔着車窗，替她把沒看完的那朵雲，又望了一會兒。

汽車一拐彎，雲被樓房擋住了。我沒有去找它，重新又聽了一遍那首歌。旋律還是原來的旋律，但是聽起來的感覺卻不一樣了。大概是剛剛那朵雲，在不聲不響中給歌曲裏塞進了一樣東西。不確定是什麼。一晚上我總感覺腳底下軟綿綿的，彷彿踩在一朵看不清的雲上。

第二天早上出門，我特意在單元門口站了一會兒，仰起頭。天上沒有雲，藍得乾乾淨淨。但我心裏好像有一朵，白白淨淨的，正在慢慢地飄。飄得很慢，像在等我給它起個名字。我張了張嘴，又閉上了。

沒名字就沒名字吧。它在那兒就好。

一聲叔叔落黃昏

趙仕華

那時我爭着做大哥，
把年紀當成勳章戴。
如今有人喊我叔叔，
像一枚釘子釘進年輪裏。

鏡子裏白髮拔不盡，
提筆忘字查手機。
時光它從不打招呼，
只在鬢角留下暗號。

那件外套還掛在櫥窗，

小姑娘喊着大哥慢走。
我捧着冰粉往回走，
涼意從掌心滲進骨頭。

晚風裹着柏油的味道，
紅糖水沿着碗沿滴落。
一滴，落在水泥地上，
很快就乾了，像從未來過。

而我知道，明天的太陽還會升起，
只是再也照不到昨天的影子。



●明天的太陽還會升起，只是再也照不到昨天的影子。 AI繪圖

時代詩行

水車吱呀，搖過一年又一年

文學溪林

王志堅

其實很多老物件，都是時光藏在村子裏的悄悄話。村西頭那口老井，還有井邊那架手搖水車，一轉起來就吱呀吱呀響，把我的童年整個拴住了。現在村子早變了樣，可只要一想起那聲音，就好像還在耳邊，輕輕的，軟軟的，一直沒停過。

老井台那時候可是全村最熱鬧的地方。井很深，水很甜，井口圍着半米高的青石板，年復一年守着那汪清亮的活水。水車就立在井邊，鐵架子上鏽跡斑斑，看着舊，卻穩穩當當。搖柄是月牙形的，被一代代人摸得光滑滑潤潤，木輪子一轉，哐啷啐啐的響聲能飄過田埂，飄進街巷，成了村子裏最熟悉的動靜。

整架水車最巧的地方，是鏈條上一片片浸了桐油的皮錢，軟軟的，卻又剛剛好，水全靠它們才能提上來。手心貼住手柄，慢慢搖起來，皮錢一收一放，一伸一縮，就能從十幾米深的井底穩穩銜出水來。清亮亮的水順着鐵槽流出來，細細的水花映着太陽，一閃一閃的，淌過那段慢悠悠的舊時光。

夏天的大半歡喜，都圍着這架水車轉。我和妹妹老是搶着搖，掂着腳尖，攥着手柄使勁轉。一開始掌握不好節奏，身子跟着手柄晃來晃去，常常搖得斷斷續續的。後來慢慢摸着了門道，順着勁兒一搖一壓，水就嘩嘩地往外淌了。母親就站在旁邊等着，不催，也不急，笑咪咪地看着我們笨手笨腳的樣子，風輕輕吹着，日子也慢慢過着。

井底咕嘟咕嘟的汲水聲，水車吱呀吱呀的轉動聲，混在一起，就是童年最好聽的調子。新打上來的井水帶着點淡淡的土腥味，放一會兒就清了，底下細細的沙粒都看得見。到了夏天，井水涼得沁骨頭，母親總愛把西瓜泡在水桶裏。等到天擦黑，晚風吹起來，切開的瓜瓢帶着井水的那股子清潤，咬一口，又脆又甜，涼到心裏去。那樣的味道，後來再賣的冰鎮水果也比不上。

老井從來不只是打水的地方，它是全村人聚在一起的熱乎地兒。從早到晚，井台邊都有人。嬸子們挎着竹籃來洗菜浣衣，清水沖掉菜葉上的泥土，也沖掉一天下來的乏累；上了年紀的老人倚在青石板上歇腳，磕磕煙袋鍋，聊聊地裏的莊稼。剛學走路的小娃兒牽着大人的手，在光滑的石板上搖搖晃晃地走，小腳丫啪嗒啪嗒的，聲音軟軟的，散在黃昏的風裏。

等着打水的媳婦們手裏也不閒着，納着鞋底，扯着閒話，東家長西家短，笑聲一串一串的，像井裏冒出的水泡，咕嘟咕嘟往上翻。男人們蹲在井邊抽旱煙，望着遠處的田地，隨口說着村裏誰家蓋了房、誰家添了牲口。人聲溫溫軟軟的，煙火氣嫋嫋騰騰的，就那麼一方小小的井



●那段有清水有溫情的老時光，永遠清亮亮的。 AI繪圖

台，把鄉下最踏實、最安穩的日子都盛下了。

井水一年四季，味道不一樣。春天剛化凍的水清冽冽的，帶着泥土裏冒出來的那股子新勁兒；夏天喝一口，透心涼，能把三伏天的燥熱一下子壓下去；秋天微微泛著涼意，好像也帶了些落葉的清苦；到了冬天，井水反倒溫溫的，不冰手。小時候不懂事，趁着大人不注意，趴下就着水流就喝。有一回妹妹喝得太急，噎得眼眶都紅了，嘴角還掛着水珠子，又委屈又可愛的樣子，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心軟軟的。

水車也不是一直順順當當的。梅雨季水漲得厲害，鏈條上的皮錢容易打滑，怎麼搖都吃不上力，水就是上不上來，急得人直跺腳。每到這種時候，村裏的老木匠、老鐵匠就會過來鼓搗，擦擦鏽，抹抹桐油，把齒輪重新校一校。等齒輪重新咬合住，清水又嘩嘩地湧出來，那熟悉的吱呀聲重新響起來，水車就又穩穩地轉起來了，接着養着一村老小的生計。

日子過得悄沒聲兒的，等回過神來，早就不是從前了。九幾年秋天，我回村，剛好撞上水車被拆的那天。村裏通了自來水，新東西一來，老夥計就該退了。起重機把鏽得不成樣子的鐵架吊起來，那沉悶的一聲響，整個村子都靜了一下。鐵鏈垂下來，晃悠悠的，像一段再也接不上的舊時光。有人撿了幾片舊皮錢揣兜裏，留個念想，有人拿相機拍了最後一張井台的樣子。我站在人群後頭，看着空蕩蕩的青石板，心裏也跟着空了一塊。那些伴着水聲、笑聲、輪轉聲長大的日子，好像就這麼被一起帶走了。

現在每年回村，我還是習慣往村西頭走。老井還在，只是井口被石板蓋上了，縫裏長滿了青苔，厚厚的一層。井邊立着自來水樁，伸手一擰水就來了，方便是方便，可怎麼喝都不是那個味兒，再也聽不見水車吱呀吱呀地響了。妹妹跟我說，她半夜做夢，老聽見水車轉的聲音，醒了覺得胳膊都是酸的，好像剛剛才搖過那把溫潤潤的手柄。

後來慢慢才明白，水車其實一直都在。它藏在夏天泡過的西瓜裏，藏在井台邊的笑笑聲裏，藏在我 and 妹妹一起搖過的手柄裏。那些被井水泡過、被水車一圈一圈量過的日子，安安靜靜地沉在心底，隨便一想，就能泛起一圈一圈的暖意。

時光不吭聲，舊物卻留香。一架老水車，吱呀吱呀地轉，搖走了一年又一年的煙火，也搖出了我一輩子的溫熱童年。日子往前走，什麼都跟着變，可那段有清水有溫情的老時光，卻永遠清亮亮的，什麼時候想起來，都甜滋滋的。